

全晉文卷七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壽

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仕蜀爲觀閣令史入晉舉孝廉除著作佐郎出補陽平令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遷長廣太守不就授治書御史母憂去職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卒有古國志五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益部耆舊傳十卷

表上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召來未之有倫也輒剛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

軍劉備。曰亮有殊量，乃三顧亮于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曰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曰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曰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曰用兵，不敢屢羅其武。然亮才干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祿寡不侔。

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邠蓋天命有歸不可曰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曰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曰遠譬也孟軻有云曰逸道使民雖勞不怨曰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曰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曰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曰明大通之

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蜀志諸葛亮傳

駁虞溥議王昌前母服

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曰竝耳。春秋之義。不曰得寵而忘舊。是曰趙姬請迎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昔持前母所生之子。來入中國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于不服。晉書禮志中。通典侍郎山雄著作郎陳壽等駁案。王昌事詳前。竟陵王琳文。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居新安。漢太尉嵩曾孫。自號玄晏先生。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皆不行。行。晉受禪。累徵。又舉賢良方正。咸寧初。徵太子中庶子。又徵議郎。又徵著作

作郎司隸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有帝  
王世紀十卷年麻六卷高士傳六卷逸士傳一卷列女傳六卷  
玄晏春秋三卷集二卷

讓徵聘表

臣自疋癸迷于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閉鳥獸為羣陛  
下披榛采蘭并收蒿艾是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  
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關外伏自惟忖瓶甌瑣  
器實非瑚璉之求穉穉之賤不中粢盛之用而小人無良致災速  
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身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  
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日  
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求呼  
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扶輿就道所苦加篤  
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

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  
臣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曰畢  
到唯臣疾疢抱歟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  
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  
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仰唯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更  
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涓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  
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已  
賤致古人言爲虛也晉書皇甫謐博上疏自稱草莽臣云云載文  
亦作表各有刪節今  
合錄之篇末尚有缺

荅辛曠書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于陵阜汎  
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  
至奩銘乎心符且箕山之叟超迹于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



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曰邈世  
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願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  
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  
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  
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  
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藝文類聚  
三十七

玄守論

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窮而不  
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適變  
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日損性命，安得  
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

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齷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曰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曰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曰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曰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曰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晉書皇  
甫謐傳

### 釋勸論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秦始皇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曰：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

曰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曰常言見逼或曰遊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曰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聞天曰懸象致明地曰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曰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曰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曰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曰干齊或解褐曰相秦或冒榜曰安鄭或乘駟曰救屯或班荆曰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曰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

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曰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  
意于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  
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曰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  
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  
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于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  
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廷主之累下  
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  
竝臻飢不待滄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  
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入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  
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  
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  
十雲路浴天池。曰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閣侍北辰。翻然景曜  
維杳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

功景鍾參攸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隣辭容服之光氣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  
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  
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  
外也故曰天左而清地靜而靈含羅萬類芴薄羣生寄身聖世託  
道之靈若夫春曰陽散冬曰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  
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曰寒暑相推四宿代中  
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  
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曰利要榮  
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  
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盜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  
傾是曰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曰彈劍感  
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荆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

顏闔恥于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樂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  
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暘  
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  
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  
也欲闐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  
而執法也是曰見機者曰動成好遊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  
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勢謙之  
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遊獵之人是曰支伯曰幽  
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曰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  
期曰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布衾干木偃息曰存魏荆萊志邁  
于江岑君平因著曰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曰致譽幼  
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  
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

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  
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  
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上明  
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錫腸  
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  
于漢皇華陀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  
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  
故俟罪而窮處

晉書皇  
甫謚傳

### 篤終論

玄晏先生曰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  
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

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因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曰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曰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曰穢尸棺槨所曰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瓊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曰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曰為賢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曰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曰啟姦心



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曰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嗆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人阬曰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物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曰籩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籩蔭之外便曰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

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  
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耐耐葬自  
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曰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  
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  
祭但月朔于家設席曰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曰夜制服常  
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  
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目  
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晉書皇  
甫謚傳

帝王世紀漢高祖論

玄晏先生曰禮稱至道曰王義道曰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  
世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羈勒  
英雄鞭驅天下或曰威服或曰德致或曰義成或曰權斷逆順不  
常霸王之道雜焉是曰聖居帝王之位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

難及矣御覽八十七

光武論

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功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康同美矣御覽九十

高士傳焦先論

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曰知之也攷之于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曰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人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曰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曰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曰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

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日傷其性。居曠野不日恐其形。遭驚急不日迫其慮。離榮愛不日累其心。損視聽不日汗其耳目。舍足于不損之地。居身于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義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

列女傳龐娥親論

玄晏先生曰。爲父母之讎。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曰。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女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魏志龐清傳注

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曰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

已將呂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呂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于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呂係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呂寄其心託理呂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于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呂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竝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呂載。廣廈接榱不容呂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呂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呂類聚物呂羣分而長卿之儔過呂非

方之物寄曰中域虛張異類託有于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  
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  
可曰偏王而卻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  
蜀曰擒滅比亡國而魏曰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順且曰爲鑒戒  
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攷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曰爲我士樂人自曰爲我民良皆  
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曰魏都折之曰王道其  
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案記而驗豈誣也哉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是曰洪崖先生創高道于上皇  
之世許由善卷不降節于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漢達乎魏興受命

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是曰易著東帛之義  
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曰  
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貧之  
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  
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  
其事哉謚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終始自堯  
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高士傳  
又見御覽  
五百一十

自序

士安每病母輒推燥居溼目視易單御覽七百  
三十七

關題

護軍武士之官御覽二百四十  
引皇甫謐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辛曠

曠安定人

與皇甫謐書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曰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啟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皋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

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寒淵其心  
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  
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已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  
也竊謂先生降匪石于高岡迺羽儀于皇京順震驚而翔撫振六  
詔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任之夷塗詔不世之洪勳同先哲  
之不模使瞻仰者所已藉之美世希藉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  
蒙采覽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于  
洙泗之上超董生于儒林之首含光烈于千載之前吐英聲于萬  
世之後亦已盛矣曠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都  
未因而西望延企

藝文類聚  
三十七

程猗

猗爲太尉屬

柳谷石文說

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晉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

此言司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宋書符瑞志上魏之

初興也張掖剛升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圓尋中高一仞蒼質

白章有五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始見于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

于太和于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討大曹金但取

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進水凡三十五

字既而晉已司馬氏受禪

太尉屬程狩說曰云云

柳谷石文贊

皇德遐通寶降嘉靈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已成瑞

虎合仁白麟耀精神馬自圖金言其形體正而王中允克明關壽

無疆於萬斯齡宋書符瑞志上

管辰

辰平原人魏徵士輅弟為州主簿部從事

敘管輅

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已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本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頴川兄弟頴川者到已輅寔弟智也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已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煥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蒼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巳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于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

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已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已迷昏。無不扼腕，雄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遭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而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已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已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光，豈不哀哉。世人多曰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于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已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連，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于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

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曰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于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掬拾殘餘十得二焉至于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曰成河無根何曰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忼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曰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于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于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于是邪

魏志管輅傳注

輅見何晏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良也天中之山而蠅集之位駿者危輕者亡後遂被誅

御覽四百

薛壽

壽字德貞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爲戶曹屬惠帝時歷散騎常侍守河南尹卒贈驃騎將軍

裴祗乞絕從弟耽喪服議

祗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于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直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祗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于禮不喪于情不安通典一百一

李彝

彝爲東閣祭酒

裴祗乞絕從弟耽喪服議

昔公孫敖爲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歿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爲服竊所未安通典一百一

劉維

維爲主簿

裴祗乞絕從弟耽喪服議

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議曰恩爲主是曰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曰王法不爲親昵耽凶頑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絕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祗所上

通典一百一

田岳

岳爲記室督

裴祗乞絕從弟耽喪服議

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曰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爲逆納弟妻爲亂亂逆之罪猶不



廢喪故胤子啟明而唐堯不繼象之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  
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今諸侯絕周公  
族爲戮然猶私喪之也喪禮大制動爲典式與其必疑寧居于重  
百一  
通典一

徐亶

亶爲學官令

裴祗乞絕從弟耽喪服議

昔闕伯實沈親尋干戈而延于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  
絕姓之文虞有封庠之厚斯曰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  
黨協祿父欲周之亡蓋爲王室耳非曰流言毀公爲戮也召公猶  
懼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曰示恩親也耽曰  
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絕也  
百一  
通典一

向秀

秀字子期河內懷人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有莊  
子隱解二十卷集十二卷

思舊賦 并序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  
心曠而放其後各曰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  
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  
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故作賦云

將命適于遠京今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曰汎舟兮經山陽之舊  
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曰懷今兮心徘徊  
目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  
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

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

遂援翰而寫心

文選藝文類聚三十四晉書本傳

難稽叔夜養生論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于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曰言之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竝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于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曰接物有智曰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于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曰行義于下富則所欲得曰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但當求之。曰道義在上。曰不驕無患。持滿曰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邪。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藝播植之業。鳥獸曰之飛走。生民曰之視息。周孔曰之窮神。顏冉曰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爲此春酒。曰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膾。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際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曰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曰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茶。蓼西施爲娛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于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曰和。未之聞之也。又云導養得理。曰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

有得者。此人何在。自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  
有耆壽考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  
命。曰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邪。顧天命有限。非物所  
加耳。且生之爲樂。曰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  
饗滋味。曰宣五情。納御聲色。曰達性氣。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  
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  
塵露。曰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  
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災。無憂而自默。無喪而  
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荅勞。曰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  
如曰。必若欲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曰喜言背情。失性而  
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曰短生守之邪。若有顯驗。且更論  
之。嵇中散集

阮咸

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魏步兵校尉籍兄子。咸靈中為散騎侍郎。已忤荀勗，左遷始平太守。

律議

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已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

世說術解篇注引晉諸公贊又略見御覽計法

與姑書

胡婢遂生胡兒

世說任誕篇注引阮字別傳

阮瞻

瞻字千里，咸子。辟司徒王戎府掾，復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拜太子中舍人。有集二卷。

上巳會賦

臨清川而嘉譙聊暇日已遊娛蔭朝雲而為蓋託茂樹已為廬好  
修林之蒨鬱樂草莽之扶疏列四筵而設席兮祈吉祥于斯塗酌  
羽觴而交酬獻遐壽之無疆同歡情而悅豫欣斯樂之愷慷發中  
懷而弦歌託情志于宮商魏文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初學記四御覽三十

阮修

修字宣子籍從子為鴻臚丞轉行參軍太子洗馬有集二卷

患雨賦

景元二年余耕陽武之野在乎沙堆汴水之陽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大鵬贊

踰踰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翔神化呂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  
連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  
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晉書阮修傳魏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弘

弘字和季

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作叔和

沛國相人魏鎮北將軍靖子泰始

初為太子門大夫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後弘寧朔將軍假節

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封宣城公太安中轉使持節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永興中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

車騎將軍卒贈新城郡公諡曰元有集三卷

討斬張奕上表

臣弘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于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

扇動。颯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慮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  
事機。輒遣軍討奕。卽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  
其任。令奕肆心。臣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晉書劉  
弘傳

補選缺吏表

被中詔。敕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  
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  
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口則所已。濟屯故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濟朴彌凋。臣輒已微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  
已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已不武。前退于死。長史陶侃參軍  
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恆各已始終。軍事初爲都  
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  
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起報。無已勸。初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已  
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恆爲山都令。詔惟令

臣曰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曰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澧陵令南郡廉史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曰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曰為尚書郎欲訪曰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于臨危貞忠厲于強暴雖各四品皆可曰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曰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

晉書劉

引傳

固請曰皮初為襄陽太守表

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

晉書劉弘傳朝廷曰皮初雖有功名器宜

慎不可授初乃曰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云云乃表云云詔聽之

請詔東海王越等罷兵表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曰喬不從命討之臣曰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時曰徇國

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曰虓之非專威  
輒討誠應顯戮已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  
于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于朝廷逆順效于成敗今夕爲忠  
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已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  
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  
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  
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于下莊者矣臣已爲宜速  
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已後其有不被詔書  
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日濯若誠濯之必  
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晉書劉  
喬傳

用皮初下敎

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  
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

晉書劉  
喬傳引  
皮初補襄陽

太守劉弘曰初雖有功名器宜慎乃已前東平太守夏侯氏為襄陽太守涉弘之壻也弘下教下荆部教

太康已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

務內但共談笑今即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邪文選于貨晉紀總論注引

于貨晉紀又見御覽二百五十三

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脩習也北堂書鈔原本六十九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于地當何

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

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晉書劉弘傳舊制峴方二山澤

中不許百姓捕魚弘下教

與督將教

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病

無襦而督將差已持時持時備不虞耳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羸病

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乃爾邪

御覽七百四十三

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復帽

御覽六百九十三

給賜巫衛教

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物不充賜單復衣各一具恆令廚食給其

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御覽四百二十六

與劉喬賤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  
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曰蹊人之田信有  
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甘爲戎首  
竊曰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于換  
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閉親曲  
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已利社稷況命  
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

弘實閭步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  
蒼生之倒懸反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  
于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  
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  
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晉書劉  
喬傳

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呂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  
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呂謀王室吾  
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  
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呂爲罪耳昔齊桓  
救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于今當  
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  
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呂大逆爲

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  
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已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  
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貧乘  
過分實顯足下率齊內外已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為蠹害貪獻所  
懷惟足下圖之晉書劉  
喬傳

張顯

顯泰始初為議郎有析言二十卷

析言

古諺文蕤舜至聖心肺腑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御覽三百  
七十八

孔晁

晁泰始初為五經博士有逸周書注八卷

二社議

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



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竝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時俱祭于事爲重于禮爲黷宜省除一社曰從舊典通典四十五

### 荅馬昭

馬昭非王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紀于高禩玄鳥孚乳之月曰爲嫁娶之候孔晁荅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曰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禩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疇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東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于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疇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

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立據期盡之教  
曰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于是月窮矣通典五十九

姜鏗

鏗泰始初為天水中正

上太常言楊旌舉孝廉

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案旌  
曰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

鄉閭之論曰孝廉四科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

責也通典一百一

劉熹

熹一作憲又作喜又作善泰始初為太常博士祭酒

中山王立始祖廟議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

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竝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陸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爲陸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晉書高陽王陸倕傳：陸封中山王，自表乞依六蓼祀，祭陶鄒祀，祀州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焯等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難孔晁二社議

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是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曰爲煩黷邪。通典四十五

三恪二王議

漢魏爲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爲三恪，衛公畧于前代爲二王後，于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通典七十四

矯公智母服議

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爲己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父曰歸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于是絕矣通典九十四

楊旌周喪舉孝廉議

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爲政之道也此敬君之命爲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重輕也又案律令無已喪廢舉之限通典一百一博士祭酒劉善議疑傳寫之誤

劉克

克泰始初爲少府

矯公智母服議

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救公  
智還其母此為臨亡情正慮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懷抱其見慈  
長曰至成人過于所生而母之亡喪不過啜嚙之頃衣不釋絲食  
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  
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父母曰為姑下有夫兒曰為  
子制矯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感言非我母也通典  
九十

爰幹

幹泰始初為太常博士

楊旌周喪舉孝廉議

案禮周喪之末可曰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日喪在四科  
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通典一  
百一

韓光

光泰始初為太常博士

楊旌周喪舉孝廉議

孝廉清白。尅讓為德。旌本周喪之戚。殺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通典一百一

張髦

髦幽州人。泰始初舉秀才。

上疏駁六宗舊說

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呂攷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呂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已尙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

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攷之禮攷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曰格曰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于天穀曰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曰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曰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曰本仁也山川所曰備鬼神也五祀所曰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曰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攷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各曰其職來祭者

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曰案先儒之說而曰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曰十一家皆非也

續漢祭祀志中注補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三終



全晉文卷七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左思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左九嬪兄。泰始中，為祕書郎。惠帝時，齊王囿召為記室督，不就有集五卷。

齊都賦

嶼嶺鎮其左

水經巨洋水注

四扈推移

御覽九百二十三

其艸則有杜若、薜荔、石蘭、芷、蕙、紫莖、丹穎、湘蓀、縹蒂

初學記二十七

勝火之木，衝水之草

御覽九百六十八

露桃、霜李

御覽九百六十八

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呂則班固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已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  
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  
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  
而歎已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已遊海若。假稱珍怪。已爲潤色。  
若斯之類。匪營于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  
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  
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誡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爲憲  
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旣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  
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  
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  
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  
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  
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曰蓋聞天已日月爲綱地已四海  
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  
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摧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  
基于上世開國于中古廓靈關已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  
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  
區而菴藹焉于前則跨躡犍牂枕騎交趾經途所互五千餘里山  
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糾紛觸石吐雲鬱蓋藍已翠微岠巍巍已  
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瀉瀑瀆其隈漏江伏流  
瀆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潯沛若濛汜之涌波于是乎叩竹緣嶺菌  
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  
冬而不凋常暄暄已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雛猩猩夜  
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于幽泉高燭飛

爛于天垂其閉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  
麗灼爍于後則卻背華容北指崑崙緣曰劍閣阻曰石門流漢湯  
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  
或隱碧玉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棧桂杞  
櫛椅桐椶枒楔樅梗相幽藹于谷底松柏蒼鬱于山峯擢脩幹竦  
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于峻岷陽鳥迴翼乎高標巢居栖  
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策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鷓鴣鳩其陰猿狖  
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于東則左縣巴中百濮所充外負  
銅梁于宕渠內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  
呂菹圃濱曰鹽池蠖螻山樓鼉龜水處潛龍蟠于沮澤應鳴鼓而  
興雨丹沙滌熾出其坂窰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  
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尙其武奮之則賓旅翫之則淪舞  
銳氣剽于中葉躡容世于樂府于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曰

白狼夷歌成章，則野草味，林麓黝條，交讓所植，蹲鳴所伏，百藥灌  
叢，寒卉冬馥，異類眾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碧芒消，  
或豐綠莢，或蕃丹椒，麋蕪布濩，于中阿，風連延蔓，于蘭皋，紅葩紫  
飾，柯葉漸苞，敷蘂歲剋，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芳追氣馭，  
味蠲癘瘳，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已潛沫，浸已  
緜，雒滿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指渠，口已爲雲門，  
灑滂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沱，尙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  
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  
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楊棗，櫻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  
同榮，朱纓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  
梨津潤，檉栗罅發，蒲桃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其園  
則有蒟蒻菜萹，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蒞陰敷，日往菲薇，月來扶  
疏，任土所麗，眾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已蘊

藻綵曰蘋蘩總莖柅柅衰葉綦綦實實時味王公差焉其中則有  
鴻儔鵠侶鶯鷺鷓鴣晨鳧旦至候雁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  
飛水宿唼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鼉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鮪鯪鯢  
魴鱈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于是乎金城石郭  
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關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  
新宮于爽塏擬承明而起廡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  
軒曰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闈崇  
禮之闈華闕雙逸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人達  
里閭對出比屋連營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  
門納駟庭扣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曰少城接乎  
其西市塵所會萬商之淵列隄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織麗星  
繁都人士女袷服靚粧賈貿帶鸞舛錯縱橫異物嘔詭奇于八方  
布有幢華麪有桃柳珂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蒟醬流味于番禺之

鄉輿輦雜沓冠帶混衿累轂疊跡叛術相傾諛譁鼎沸則吮聒宇  
宙蹄塵張天則埃壘矚靈闐闐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  
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箇籟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鄒埒名  
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鈔規兼呈亦曰財雄翁習邊城三  
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  
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曰御嘉  
賓金罍中坐肴福四陳觴曰清醪鮮曰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  
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嫺厲紆長袖而屢  
舞翩躚躡曰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夫  
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竝乘驥子俱服魚文玄  
黃異校結駟續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踏  
蒙籠涉躡寥廓鷹犬倏睥罽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翁響揮  
霍中網林薄屠麇麋翦旄塵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

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岷之蹇澹，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晶龜岷于萋草，彈言鳥于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婁，與神遊，罨翡翠，釣鯁鮪，下高鵠，出潛虬，吹洞簫，發權謳，感鱣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醑，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備闢，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闕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於蠻而興，作碧出蔓，弘之血，烏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于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儼若君平，玉環韡睚，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攷四海而爲僞，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曰爲譽，造作者曰爲



程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騰塢，長城雷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筆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尙？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文選

吳都賦

東吳王孫，驟然而哈曰：夫上圖景，循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曰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曰爲世濟陽九，離離而筭，顧亦曲土之所歎也。秀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曰攝生；山川不足，曰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曰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

之所躡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曰勛。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曰立。風俗。輕脫。躡于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觐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荆。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曰鎮。舒。目。龍川。而帶。珞。爾。其。山。澤。則。鬼。疑。曉。光。嶼。溟。鬱。拂。潰。漚。泮。汗。滇。泗。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魄。魄。崑。崑。滂。滂。泝。泝。礧。礧。儉。乎。數。州。之。閒。濯。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杵。灑。瀆。薄。泐。騰。寂。寥。長。邁。滉。焉。洶。洶。隱。焉。盭。盭。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湧。沛。潮。波。汜。起。迴。復。萬。里。歔。霧。澌。泐。雲。蒸。昏。昧。泓。澄。滄。滌。頽。溶。沆。瀣。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滸。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爲。長。環。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于。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鱗。毳。毳。玉。鮪。鯨。鮓。鮓。鮓。烏。賊。擁。劔。



皋澤蟬聯陵丘，黃緣山嶽之岳。纂歷江海之流，扞白帶銜朱蕤。鬱  
兮橈茂，睞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脾蠻。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  
宿菴。木則楓柳檉樟，枅欄枸橈。緜杭枕櫨，文欖楨檟。平仲梧檉，松  
梓古度。枌栝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  
萬畝。攢柯挈莖，重葩苑葉。輪囷虬蟠，埽塹鱗接。容色雜糅，綢繆繚  
繚。宵露灑露，旭日暎暎。與風颺颺，颺颺颺颺。鳴條律暘，飛音響亮。  
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則猿父哀吟。獬子長嘯，狔鼯猥然。  
騰越飛超，爭接縣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  
羊麀狼，狹狹獮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  
耀星，聲若震霆。名載于山經，形鏤于夏鼎。其竹則簣管箨箨，桂箭  
射筒。柚梧有篁，篔簹有叢。苞荀抽節，往往繫結。綠葉翠莖，冒霜停  
雪。楠蠹森萃，荔甘蕭瑟。檀欒蟬蛸，玉潤碧鮮。梢雲無呂，踰嶰谷弗  
能連。鷺鷥食其實，鷓鴣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

無柯柳葉無陰龍眼橄欖探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  
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荔而中啣孔雀絳羽白  
翔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曰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  
錯之垠火齊之寶駭維之珍頽丹明璣金華銀樓紫貝流黃縹碧  
素玉隱賑歲襲雜插幽屏精曜潛穎蒼侈山谷倚岸爲之不枯林  
木爲之潤黷隋侯于是鄙其夜光宋玉于是陋其結綠其荒陬謫  
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陸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  
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  
北戶目向日齊南冥于幽都其四野則吟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  
殊品衣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稱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爲  
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徒觀其郊隧之內奧  
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郭郭周市重城結隅  
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已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曰營室廓廣庭

之漫漫寒暑隔閼于邃宇虹蜺回帶于雲館所曰跨時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庑則瓊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于武昌作離宮于建業闐闐閭閻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鳥之鞞畦東西膠葛南北嶧嶮房櫳對楹連閣相經闐闐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碣右號臨礪彫藥鏤篆青瑣丹楹圖曰雲氣畫曰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已少盡思比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闐有闕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曰青槐互曰綠水玄蔭耽耽清流疊疊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廡署綦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綺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噫其鄰則有任俠之塵輕紗之客締交翩翩儂從奔奔



徇尙佯。寓目幽巖。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曰。背距爲  
刀。鉞毛羣。曰。齒角爲矛。鉞皆體著。而應卒。所曰。挂挖而爲創。痛衝  
踣而斷筋骨。莫不。切銳挫芒。拉拽摧藏。雖有石林之峯。嶮。請攘臂  
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趾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  
攀鵝鵝。俯蹴豺獍。刳剖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  
萬萬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脰。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  
猶。狼跋乎。紂中。忘其所曰。朕賜。失其所曰。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  
跌者。應弦飲羽。彤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數薄。倒岬  
岫。巖穴無豳。縱。翳。蒼。無。鷹。鷂。思假道于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  
兔于日月。窮飛走之栖宿。解澗閭。岡岵童。醫。梁。滿。效。獲。眾。迴。靶。平  
行。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于。彭。蠡。渾。萬。艘。而。旣。同。弘。舸。連。舳。巨。檻。  
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模。壘。華。樓。而。島。峙。時。髣。髴。于。方。壺。比。鷁。首  
而有裕。邁餘皇于往初。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械師。



選白閩禹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于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權  
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潛禽警弋磻放稽鷓鴣虞機發畱鵠鵲鉤鈿  
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鮪鱗鱣鱠鱠鱠兩魴翼鯨  
鰕乘鰲龜鼈同眾共羅沈虎潛鹿鬐儻僭束微鯨輩中于羣犛攬  
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于井谷結輕舟而競  
逐迎潮水而振緝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于鮫人精衛銜石而過  
繳文鯨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羽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  
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纈料其虓勇則  
鵬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螭蝓捫觜蠆剖巨蚌于回淵濯  
明月于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  
爲之中貧晒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于後舟追晉賈  
而同塵汨乘流曰砰宕翼颼風之颼颼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日  
悠悠汜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

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  
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鄴方雙鸞而賦珍羞飲烽起鼙鼓震士遺倦  
眾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  
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肩陽阿詠銖任荆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  
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有殷坻  
頽于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  
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赫或踰綠水而采菱軍  
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滑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  
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于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  
誠昔者夏后氏朝羣臣于茲土而執玉帛者曰萬國蓋亦先王之  
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  
窮其武內果五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強楚于柏舉棲勁越于  
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于黃池徒曰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雷未

足言其固。鄒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眦則挺劍。暗鳴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摩城若振槁。擧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強相繼。樂潛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瓏。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畱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土。商摧萬俗。國有鬱軼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蹇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積。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繇此而揆之。西蜀之于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搏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極枯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平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詭之殊事。藏埋于終古。而未寤于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倅其容，乃叶衡而詰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翫德音。已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道而通，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已中夏爲喉，不巳邊垂爲襟也。長世字毗者，已道德爲藩，不巳襲險爲屏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尙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于詭隨，匪人，宴安于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已矜然，假僣強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駁于王義，孰愈尋靡，蒞于中逵，造沐猴于棘刺，劔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已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

北非所已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況河冀之  
爽塏，與江介之湫滄。故將語子，曰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  
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絕維。姦回內蠱，兵纏紫微。翼  
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  
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嶠函荒  
蕪。臨菑牢落，鄆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比焉，  
亦獨隼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  
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攷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  
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  
衰世，而盛德形于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于遐年。爾其疆域，則  
旁極齊秦。結涑冀道。開胥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恆  
碣礎礪于青霄。河汾浩泝而皓漾。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  
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于高嶺。靈響時驚于四表。溫泉泌涌而

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嘒嘒。墳衍斥斥。或嵬嶷而復陸。或燿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細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曰兆朕。振古萌抵。疇昔藏氣。讖緯闕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玉。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于陶唐。察卑宮于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爲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倂拱木于林衡。授全模于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闢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攷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已迴而比岡。隙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崩起。曰崔嵬。髣若玄雲。舒峴。曰高垂。瓌材巨世。埴塼參差。枌櫨複結。樂壚豐施。丹梁虹申。已竝互。朱桷森

布而支離，綺井列疏，日懸華，華逆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靈時  
梗概于滌池，旅楹閑列，暉鑿袂，振檝題黽，階階嶙峋，長庭砥平，  
鍾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道遶，竦峭雙碣，方  
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啟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絕，  
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毀，土無紕繆，玄化所甄，國  
風所稟，于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闕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  
猗，竒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閣對廊，直事所繇，  
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烟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已柱後，執  
法內侍，符節謁者，典聖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醴順時，膳理  
則治，于後則椒鶴文后，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  
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彤宇宙，麻象賢聖，圖已百瑞，綽  
曰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  
下睨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

際呂梁馳道周屈于果下，延閣肩宇已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已崢嶸。亢陽臺于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霑，下冰室而返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影影。雲雀踈颺而矯首，壯翼摛鏤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于綺寮。習步頓曰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于寸眸，萬物可齊于一朝。長塗牟首，豪傑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曰蘭綺，宿曰禁兵。司衛閑弣，鈎陳罔驚。于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浹。四門鞞鞞，隆廈重起。憑太清曰混成，越埃壻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怵，誰勁捷而无愆。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于其表，陰祇濛霧于其裏。苑曰玄武，陪曰幽林。綠垣闢圉，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蒹葭。贊翟翳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



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膜膜垆野奕奕  
菑畝甘茶伊蠶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濯其後澄流十二同  
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稷秣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  
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  
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  
出控漳渠疏通溝曰濱路羅青槐曰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欄  
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  
署居夾之曰府寺班之曰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  
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扃師尹  
爰止毗代作楨其閭閣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歐里寘宮之  
東開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斂其中  
營客館曰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閑闕起建安而首立葺  
牆幕室房廡雜藝剖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曰疇藥街之

耶不能及。靡三市而開塵，籍平遠而九達。班列肆日，兼羅設闔。闔  
曰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巖。篲侈所規之  
博大，百隧殺擊，連軫萬其。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面，混同極  
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貨而無筭。財日工化，賄日商通。  
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  
賈，著馴風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賈帳  
積帶，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富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  
冀馬填廐，而駟駿。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  
介冑重襲，旂旗躍莖。弓珣解檠，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  
絃簡發，妙擬更羸。齊被練而銛戈，襲偏裒日讚列。畢出征而中律，  
執奇正。曰四伐，碩畫精通。日無匪制，推鋒積紀。銜氣彌銳，三接三  
捷。既晝亦月，剗翦方命。吞滅咆然，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禮威八紘。  
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鞦韆。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

爵普疇朝無刑印國無費留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  
蕭斧戢柯已柳刃虹旌攝麾目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恆通其  
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  
京庾流行于是東鯁卽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懋朔北思遑絲絲迴  
塗驟山驟水纏負責贊重譯貢篚瑩首之豪鏤耳之傑服其荒服  
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  
華載裔岌岌冠繼纍纍辨髮清醑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酌  
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醜醜酣潯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  
韶夏冒六莖傳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  
二嬴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恆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  
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  
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誅味任禁之曲目娛四夷之君目睦八  
荒之俗旣昔旣狩爰遊爰豫藉田已禮動大閱已義舉備法駕理

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駟之所蕃林不槎枿澤不伐天斧浙已  
時。晉恩已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  
喬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  
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已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  
祥已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攷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  
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  
謀所秋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玉策于金勝案圖籙于石室攷厥  
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在量寸甸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改正朔  
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微幟已變器械已革顯仁翌明藏用立默  
非言厚行陶化染學離校篆籀篇章畢覲優賢著于揚歷匪擘形  
于親戚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旆則威險秋  
霜擄華則華縱春葩英詰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

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互卷領與結繩瞻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義農有熊雖自己爲道洪化已爲隆世篤立同矣遠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詒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教申之而有裕非疏擢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于山川之俶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狶狶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肩連立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已驗術故將去而林燧易陽壯容衛之雜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醉耐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筮信都之棗雍丘之梁

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  
富夥夠非可單究是已抑而未罄也蓋比物已錯辭述清都之閑  
麗雖選言已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  
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已作糸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  
已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  
聞也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軼廬諸  
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嗛嗛同軒擗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  
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  
亦足云也摧惟庸蜀與鳩鵲同窠句吳與鼃鼃同穴一自已爲食  
鳥一自已爲魚鼈山阜猥積而踣躔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濺漏  
而沮洳林藪石雷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瘴  
癘蔡莽整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徒留肖貌藪陋稟質蓬脆

巷無杯首里罕耆耄或魑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已怪深爲媼人物已戕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東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已闕闕時高操而陞制薄戍餘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前迹卽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于憂基焉至觀形而懷懼權假日已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于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矐焉失所有覲嘗容神蕊形茹施氣離坐煥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閭閻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日仇剽之單懸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慳已施繆循辰光而固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于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螿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雨之妖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郅家

與荆廬非蘇世而居正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  
規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  
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  
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文選

### 白髮賦

星星白髮生于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曰此見疵將  
拔將鑷好爵是糜白髮將拔怒然自詆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  
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  
柚一嗚一睚貴其素華匪尙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  
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  
童髻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  
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己辯  
惠見稱不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己良才見異不日烏鬢而後舉

欲字衍



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  
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各有已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  
者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  
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曰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  
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七十三

七略

案當從文心雕龍作七諷

闕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崇輿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並

七諷

文心雕龍指取篇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四終